

汉

魏

从

书

汉
魏
古
书

天祿閣外史卷六

賓晉文

其不適晉

徵君適晉國之疆、匹驥小車四乘、徵君驅驥、左權御之、七人以車、周岑陸續後、有寇追續謂岑曰、前無塵不能及矣、遇寇、吾與子何、周岑曰、命也、旣而寇至、欲攀車而取笈、陸續告曰、笈無艱、有夫子敝裘在也、曰何謂夫子、曰汝南叔度、曰非黃徵君與、曰然、曰則吾不忍桴也、反以囊金一斤爲贐以餽之、受而陳謝、寇

去周岑謂曰受之義乎受而謝之禮乎曰顛沛之間不能辨禮義也姑受之以謝暮赴于關徵君待而問曰來何遲曰阻寇曰無傷乎曰賴子不傷也且有饋寇饋不可謂贐女受之乎曰非所殖而饋受奚不爲贐也曰然是誠非殖也朱雋曰吾聞寇以禦人未嘗以餽若寇者餽人是不禦也雖然充禦人之心二子其不免乎彼以是心而猶饋豈以爲非殖也且其所饋者以子饋乎以名饋乎抑饋以義乎饋以義焉往而不受饋以名胡可受也若以子餽而受之子亦無

報之云乎。受則必謝。子亦無揖之云乎。不報則受之。
心不如饋也。不報而謝之。是感子以信而應若以僞
也。殆不可與。陸續曰。於斯時也。彼以其餽至。亦惡測
其禦人之心乎。孔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焉保
其往也。今寇也不禦而饋。是以餽潔奚而不受。却餽
而受其潔。無乃自傷乎。受而報禮也。受餽于寇而報
之非禮也。不可報而謝之。夫奚僞徵君曰。雋乎。言厲
而矯。可以揚乎。治世績乎。言婉而恕。可以免于亂邦。
吾其試矣。

逆旅

徵君過河曲。晉人不識爲徵君。有酒徒數十人偶語于市。曰皇皇九旅。一何寒也。左權謂晉人曰。夫子假道於此。有司不聞。汝莫以告偶語者何也。晉人曰。何夫子爲關吏猛而容入。是若之幸也。豈復聞于有司乎。有司不能待寒旅也。讓我以偶語。酒徒之性亦將肆矣。左權叱曰。汝以百夫之衆。挾酒徒之名。而搖亂一市。何有司不汝戮也。晉人怒而捕。有解衣而求鬪者。數人呼于市曰。先捕驢上之子乎。左權以身翼之。

乃與左權鬪。左權舉商人之棟木二丈，橫行於晉人之圍。晉人皆靡，遂分道而去。有司已聞，徵君至出郭追之。徵君使左權謝曰：「夫子遠矣，不可淹也。」以晉王有敦聘，故遙涉乎冀壤，假道于令邑。夫子欲下車而禮以微服，故是以不敢相達，且無費明宰之腆惠也。有司曰：「某之守是土也，無令譽于百姓。」是以聚爲酒黨以暴吾惡也。徵君其無警乎？乃再拜謝罪，餽黃金百斤爲贐。左權辭曰：「夫子有命，請復之。」權不敢專也。遂不顧而行，以其情告于徵君。徵君喜曰：「才大而不

史記卷六
仕于亂智也。從遊而忘勞恭也。力舉梁木而不聞漱。
也權乎。可以使蠻貊矣。

傷時

徵君見晉王。王曰。寡人掃敝國以待夫子久矣。千里而至。得無勞乎。徵君對曰。臣聞賢王之求士也。內有側枕之思。則外有載質之勤。內有岌岌之憂。則外有皇皇之望。其相求之殷然也。豈惟士之勞乎。今賢王五聘臣而臣始至。是賢王之思士甚于側枕也。臣之在秦。聞晉鄙有彊胡之難。而士不至。是賢王之憂甚。

于岌岌也。王若以晉難既輯而未暇用士。則臣之勞
又甚于王矣。雖然。晉猶未靖也。長城若頽堵。雄關若
敝甕。雖以四塞爲襟。而烽煙之警。每舉祚席之上。歲
無暇日。且地瘠于蕪莽。而不知屯。兵弱于私役。而
不知戰。馬疲于驅馳。而不知畜。將委于執政。而不知廉。
財困于空幣。而不知信。武玩于餌虜。而不知馭。是故
以晉國之強。臨之以賢王之略。鎮之而不能安。乎四
境之外。亦以漢室有此六蠹也。夫六蠹在漢室。而獨
爲晉憂者。亦胡虜爲之衝也。其次則秦及之。秦人是

以日夜登垣而窺晉。由此觀之，秦晉固唇齒之國也。
唇亡則齒寒，齒寒則唇壓。今秦方以晉爲唇也，而先
有寒齒之心，故諳練梟藝之士，招延于國，而謀習以
備胡。秦王一夜而三起，茫如覓遺臣，嘗與秦王臥懸
燭殿中。秦王以食擁臣而起，失其一襪，欲笞其左右，
及索之，二襪貫于一足。其急也如此。是皆晉之所宜
用心也。而秦先之。晉又嘻然而不備。臣恐秦將取其
唇而護其齒，無乃爲王之懸而百世之辱乎？爲晉之
計，亦唯以秦之心謀于晉，則晉可鼎足而定也。而又

有扶漢室之名，則晉文之功烈由此舉矣。王其圖之。
晉王曰善。

謀國

匈奴寇鴈門，晉王憂，問策于徵君曰：「晉邑荒矣，其何能扞，且不可守也。先生何以教？」不穀對曰：「臣聞大國無備，雖聖人不能樹功；諸侯無權，雖謀士不能定難。今晉國之壞地，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人民，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晉國之守令，臣以爲賢王未有也。此三者，王皆無之，而又爲晉之諸侯何也？如是則賢。」

土雖欲強國而防胡患不可得也夫鴈門晉國之巨
關也而王不能閉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衆戰于
晉之鄙也而王不能制匈奴之患則共之三軍之餉
運于晉之邊也而王不能頒匈奴之患則共之是名
附而實離誠晉之所獨憂也臣何策焉或者其盟于
秦乎王若修政亦何盟之爲然盟亦諸侯之所賴也
王欲謀晉而親秦者無他尊漢室而已矣秦晉旣盟
則以身荷其國而陳情于天皇以塞佞臣之路求庇
民之託乞備邊之權而陳以必然之故然後陰惠可

民則民樂爲用也。崇禮於有司。則有司樂爲譽也。向士而嘗膽。則士樂爲謀也。臨軍而分士。則軍樂爲役也。墾其蕪壞而使之耕。鑿其重池而使之溉。收其牧苑而使之畜。柔其商賈而使之業。飾其兵甲而使之震。熟其戰陳而使之奮。舍其老弱而使之安。拔其鈍卒而使之厲。尊其謀士而使之忠。以漢室爲之倚而謀晉國。以秦爲之應而制匈奴。比翼而治。則晉國皆王之有矣。又何憂乎。晉王再拜稽首曰。寡人聞命。惜乎力不勝也。曰。王餒于是乎。王勿餒也。臣觀天令。胡

卷六
運必興。悠悠漢室。將爲墟乎。麥秀之歌。臣又聞箕子矣。晉玉撫然而泣曰。漢移斧柯。奈寡人何。是歲黃巾亂。

洎曰。黃叔度與晉王論經國大體。雖伊管之志不過是也。借其生于漢季紛紛之秋。雖嘗以孝廉舉而經濟之學。曾不少見於世。徒託諸空言。當世諸侯王皆坐視漢室之亂。亦莫能展叔度之志。悲夫。

防胡

晉王與徵君宴于平胡樓。晉王歎曰。茫茫胡壞。黃河

其波翔風舉礲當關者何寡人守此敝邑能不悲乎徵君避席而對曰臣竊以爲王之徒悲耳昔太王居邠狄人寇之事以皮幣犬馬猶不得免今賢王無以事敵而欲免其患臣見晉國之日蹙也夫胡虜入寇寇王室也而實有寇晉之名賢王亦何辭焉且王不見夫鶻之追雀乎翔薄于霄際而下視其雀雀仰覩其鶻之追也而伏于岩垣之側鶻乃垂翼而下之有蛛網張于岩垣涉之而敝是鶻欲捕其雀也非爲其蛛網也而固涉焉是鶻也實有捕蛛之名鶻又何辭

乎。由此觀之，胡虜鷙也。王室雀也。晉國蜘蛛也。寇王室而及晉，不猶捕雀而及蜘蛛乎？臣是以勸王之爲也。晉王不答。頃之，晉王問曰：「國人有黨錮之難，何爲其然哉？」對曰：「臣聞明仁之主，國無錮忠。幽厲之主，國無錮佞。今主昏於上，忠錮于下，外則烏孫之種，驕而入寇，內則黃巾之屬，叛而不寧，又甚于竇憲梁冀之世矣。自西京以來，未有此難也。天下之侯王皆南面而待敝于藩屏之内，臣痛心焉。願王審處而熟計可也。」晉王酒酣，擊劒而歌，命徵君和之。對曰：「臣不能和，臣

有左權者善劖。有陸續者善歌。有周岑者善辯。有張
爽者善策。有孔紹祖者善藝。有朱儻者善守。有徐淵
矣乎。晉王曰。寡人將謀諸父兄伯叔父。而從夫子之
明誨可乎。對曰不可。謀出于臣。故臣亦與焉。若是謀
不出于臣。則臣亦不可用也。今屏左右而與王謀者。
豈不善于王乎。吾聞古之豪傑。議天下事也。機密而
謀獨。故能奮其功謀。未定于心。而先卜于口。是召釁
也。故曰謀難盡者設其喻。機難達者張其形。今日之